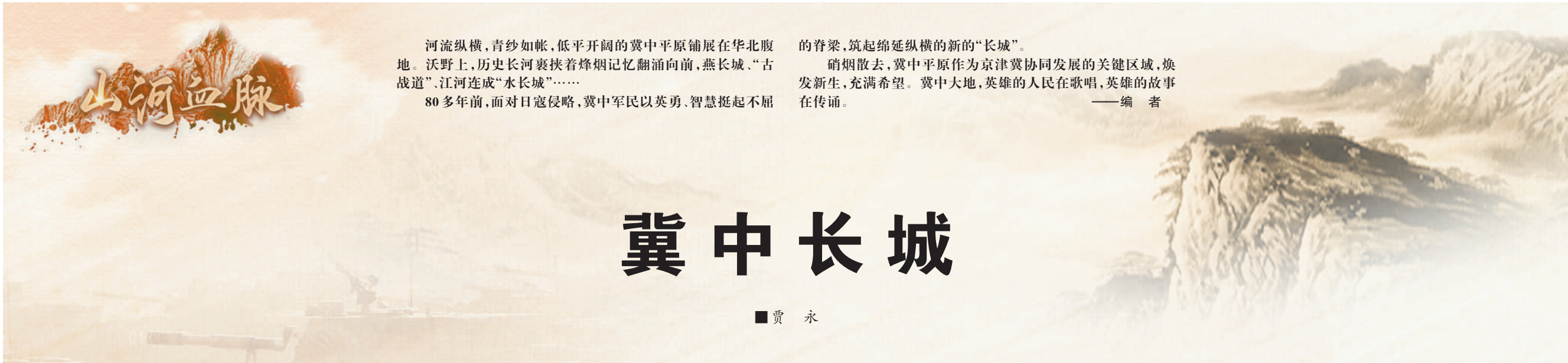




身负重伤的排长史更新“单枪打千军阵”的勇猛，侦察员肖飞为救战友“只身飞车闯敌营”的机智，还有怒目圆睁的大刀丁尚武令日伪军胆寒的血性……儿时听评书《烈火金钢》，总是被一个个八路军的形象激动得血脉偾张。等到能够读懂《白洋淀纪事》，才发现孙犁笔下芦苇荡里那些美丽的“荷花大嫂”与“织席姑娘”，与刘流评书中的英雄传奇同样震撼人心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“冀中平原”这4个字便悄然留在了记忆深处。

大平原上绿无限，雨落青纱帐幕森。正值玉米、高粱拔节疯长的季节，我走过滹沱河两岸，记忆中那些泛黄的铅字，仿佛突然有了温度；从脚下的泥土里，依然能够听到历史的回响。

九河襟带锁幽燕

冀中平原，西起平汉路，东至津浦路，南至沧石路，北临平津两大城市，由远古时期的黄河、海河、滦河等河流改道冲积而成，囊括今天的石家庄、保定、廊坊大部地区以及沧州、衡水部分地区。

西枕太行余脉，东望渤海烟涛，南襟漳滹清流，北扼幽燕锁钥。如果从空中俯瞰，永定河若钝刀在北部皱擦，滹沱河似利刃在中部劈削，子牙河则以细密的支流在南部精雕……冀中平原犹如一幅广阔的水墨画，铺展在华北腹地。

八百里平川沃野，三千年慷慨悲歌。沧海桑田，这方富饶之地的每一道褶皱，几乎都有一段烽火狼烟的印记。

公元前311年，燕昭王即位，尊名士郭隗为师，筑黄金台招贤纳士，世人争相趋燕，一时群英荟萃，燕国由乱而强，以“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车七百乘，骑六千匹”的雄厚实力，跨入战国七雄之列。千载之后，唐代诗人李白途经幽州，还用一首《古风》颂昭王之求贤若渴，叹自己之怀才不遇：“燕昭延郭隗，遂筑黄金台。剧辛方赵至，邹衍复齐来。奈何青云士，弃我如尘埃。珠玉买歌笑，糟糠养贤才。方知黄鹄举，千里独徘徊。”

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载：“燕有贤将秦开，为质于胡，胡甚信之。归而袭破走东胡，东胡却千余里。”燕国曾长期受北邻东胡威胁，便派大将秦开赴胡地作人质，以求暂时安宁。后秦开归来，率军大败东胡。于是燕国修筑北长城，设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五郡，以防东胡再度侵犯。

燕北长城起于造阳、止于襄平，大约在今天的河北张家口至辽宁辽阳一带。秦始皇后来修筑万里长城，有一部分就是在燕长城基础上建成的。

燕北长城起于造阳、止于襄平，大约在今天的河北张家口至辽宁辽阳一带。秦始皇后来修筑万里长城，有一部分就是在燕长城基础上建成的。

古时的燕国南部，还有一条用以防备齐、赵两大强国的长城，同样令人叹为观止。这条长城沿南易水北岸而建，又称易水长城，兼具防御、防洪双重功能，全长250公里，成为平原地区长城的典型代表。今保定境内，还保存着约50公里的易水长城遗址。

宋辽时期，契丹铁骑的嘶鸣取代了战国剑戟的清音，冀中平原的军事地位更加突出，冀中水系也被北宋创造性地改造成了“伏弩三百，陷马九重”的奇险疆场。

公元989年，北宋端拱二年，契丹扰边，宋太宗令众臣各陈“备边御戎”之策。大臣何承矩奏疏，将易水、南拒马河、清苑河、廉良河、方顺河、唐河等河水，引流至冀中平原低洼地带，然后用田埂围蓄蓄水，造成水田。一方面可以移植南方的水稻，满足前线宋军庞大粮秣军需，一方面可以用以阻挡辽军的骑兵。地势较高的地方，则修建城关堡砦，屯集重兵把守。这便是“疏导诸水，以限戎马”的来历。

宋太宗采纳了何承矩的建议，任命他为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，调拨兵马1万8千，兴修堤堰，设置斗门，汇集

河流19条，淀泊30个，形成了西起今河北保定沉远泊、东达天津塘沽的“水长城”。在此基础上，宋人不断开挖渠道，使塘泊之间连成彼此相通的水网。

“水长城”开通后，深处能行舟，浅处可栽苇，田地种水稻，水泊植莲藕、养鱼蟹，“自是苇蒲，赢蛤之饶，民赖其利”。北宋鼓励边地百姓屯田以资军用，“每户十丁者，给百五十亩；七丁者，百亩；五丁者，七十亩；三丁者，五十亩，不及三丁者，三十亩”。没有耕牛或种子，可找官府借贷，5年以内不收租税。

以水为盾，以农养战，耕战并重，彰显了古人的生存智慧。到宋真宗时期，



华北地道战(油画,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)

王国斌 周景伦 徐冰作

“水长城”一带已是北宋粮食重要产地，“清波弥漫，颇似江南矣”“八月稻熟，边民得谷百万斛”。

由湖泊、河网和水田组成的“水长城”，被宋人称为“天陷”和“天罗”。此后100多年时间内，辽国发动11次大规模战争，宋军凭借这条“水长城”，取得7次胜利。北宋文学家吕陶赞曰：“惟塘水一事，极可御寇……比之据高设险，则用力最省，为备最大。”

1964年，考古人员在雄县祁岗村发现了一处“沉睡千年的地下军事奇观”——宋代边关战道。经挖掘考证，地下古战道分布于保定和廊坊境内，东西长约65公里，藏兵洞、迷魂阵、放灯处、通气孔一应俱全，堪称防御史上一大奇迹。如今，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何承矩后来擢升为雄州知州，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评价其“习熟戎事，有方略，能绥抚异俗”。何承矩去世时，河北边境军民挥泪哀惜。

散布于冀中原野的“水长城”和地下“古战道”遗迹，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戍边传统。当历史的烽烟漫卷至20世纪，这份深植于血脉之中的家国情怀，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际，又一次喷薄而出。

1923年8月22日，安平县台城村，由李大钊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小学教员弓仲韬，带领两名新入党的农民，成立了北方第一个农村党支部——台城村特别支部。次年，河北第一个中共县委——安平县委宣告成立，弓仲韬任书记。冀中儿女赓续自强不息的燕赵精神，将红色火种播撒在这片热土之上。滹沱河畔的点点星火，犹如烈焰般燃烧起来。

人民战争显威力

七七事变爆发，侵华日军沿津浦、平汉铁路一路南下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，天津、沧州、保定、石门（今石家

庄）……一座座重镇接连沦陷。

1937年10月14日，加入中国共产党5个月的东北军第53军130师691团团长吕正操在晋县小樵镇誓师，毅然宣布脱离国民党，改称人民自卫军，留在冀中坚持抗战——冀中平原有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。

“半卷红旗临易水，霜重鼓寒声不起。”几乎同一时间，从延安受命返回家乡的原红15军团第75师第224团参谋长孟庆山组织的河北游击军，爱国将领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……纷纷吹响冀中抗日的集结号。

1938年5月4日，冀中军区成立，人

的脊梁，筑起绵延纵横的新的“长城”。

硝烟散去，冀中平原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区域，焕发新生，充满希望。冀中大地，英雄的人民在歌唱，英雄的故事在传诵。

——编者

来，企图一举“荡平”冀中抗日根据地，捣毁八路军的“兵库”和“粮库”，史称“五一大扫荡”。

这是华北日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“扫荡”。日伪军在冀中建立了1753个据点，开掘了1.25万公里封锁沟，把冀中抗日根据地分割成一个个小块。

这也是冀中抗日军民最为艰难的一段日子。2个多月的时间，八路军损失1.6万余人，根据地被抓、被杀达5.1万多人。冀中大地，变成了“出门跨壕沟，抬头见岗楼，无村不戴孝，处处是狼烟”的人间地狱。

地面上，不时传来日军的吆喝声、打骂声和阵阵枪声，地道内却几近寂静无声。

傍晚时分，日军悻悻离开。杜伦钻出地道才得知，日军逼迫娄大娘供出他的去向，大娘宁死不屈，被日军砍断了4根手指；民兵娄福荣也因拒绝“合作”，被敌人用烧红的铁锨活活烙死。而在同一条地道内，冀中军区第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的妻子萧哲担心孩子发出动静，竟然把怀中的孩子捂得停止了呼吸。

杜伦被深深震撼了：“有这样好的人民，中国必胜，日本必败！”

中国必胜，人民必胜。当每一个人



王国斌 周景伦 徐冰作

都在被迫发出最后的怒吼，当每一方战场都在挺起山一样的脊梁，整个中国便成了不屈的长城。

笔挟风雷写春秋

冀中平原，不仅是金戈铁马的战场，也是孕育抗战文学的沃土。冀中大地的抗战文学，就像大平原上的青纱帐，在战火中倔强生长。

《冀中一日》的创作，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迹。这项由冀中火线剧社社长王林倡议的活动，最初的灵感来自苏联作家高尔基发起的《世界一日》。时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敏锐地意识到：“这是发动群众记录抗战史实的最好方式。”

1941年5月27日这一天，将近10万冀中军民拿起笔，记录抗日敌后这个普通而不平凡的日子。前线的战士在战斗间隙匆匆写下几行，村妇们放下纺车记录下送军粮的经过，不识字的老人请人代笔……

然而，这些用生命写就的心血之作却险些毁于战火，直到抗战胜利后，才陆续从老百姓的夹壁墙里找到，1963年出版。

在地道内和青纱帐里，王林创作出被著名作家孙犁称为“冀中抗战百科”的长篇小说《腹地》。

1942年5月，日军“大扫荡”期间，上级安排王林转移至太行山区，他坚决要求留在敌后：“我要留下来，做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和战斗员。请组织相信，冀中最后留下一个干部，那就是王林！日本鬼子要搞‘三光’，只要我王林活着，冀中就不能算‘光’！”

最惊险的一次发生在一个午后，日军的马队突然冲进村子，王林已经来不及隐蔽。紧急关头，房东弓寿德大娘把猪食槽里的泔水倒在地上，铺上草木灰当作呕吐物，上炕盖上被子，把自己装扮

成垂危的病人，小声对王林说：“快，躺在我身边，不要回头，也不要开口说话，你口音不对。你是我娘家侄子。”日伪军用刺刀挑开门帘，看到炕上躺着“病人”，地上又有呕吐物，害怕传染病转身走了。皮靴声渐渐远去，王林对着炕上的大娘磕了个头：“娘，以后您不要叫我老王了，叫我三儿吧，我是您的三儿子！”

1944年12月，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会召开，直接催生了另一部抗战经典《烈火金钢》。13岁就参加八路军、经历过无数次战斗的刘流后来回忆：“和英雄们在一起的日子里，自己的经历退得没什么位置，脑子里全是英雄们的影子。我要通过这部书让人们知道，曾经有过那样一场残酷的战争，有那样英雄的人民，那样伟大的党。”1958年，这部用评书形式创作的抗战小说出版，引起巨大轰动。史更新、肖飞、丁尚武等抗日英雄的形象，感染了几代人。

与刘流一样，生长在白洋淀之畔的徐光耀也是13岁参加八路军。1949年11月，24岁的徐光耀创作长篇小说《平原烈火》，生动再现了冀中军民惊心动魄的反“扫荡”斗争。1961年，徐光耀又创作了《小兵张嘎》，成功塑造了抗战文学史上鲜活的少年英雄形象。徐光耀回忆，两部作品中的战斗故事，都来自于自己的亲身经历，“小兵张嘎就是冀中抗日小英雄的缩影”。

最美的文字，往往诞生在最危险的时刻。1942年，29岁的李英儒奉命打入伪河北省政府做地下工作。潜伏敌营两年，他出色完成了建立地下交通线、教育和瓦解伪军、争取社会力量抗日的重任……这段刀尖上行走的日子，化作了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中扣人心弦的章节。李英儒曾说：“小说中每个情节都有原型，每个细节都经过战火检验。”

还有孙犁的《白洋淀纪事》，还有冯志的《敌后武工队》……冀中作家之所以能创作出感人至深的作品，是因为他们首先是抗日战士，传递的是战壕里的心声，笔下有鲜血的温度和硝烟的气息，更有着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深情厚爱……

碧波荡漾的白洋淀，倒映着雄安新区鳞次栉比的天际线。夏风掠过芦苇荡，惊起一行行白鹭。莲香浮动，那些穿梭在荷叶间的民谣，将雁翎队的烽火往事娓娓道来。

芦苇荡中的硝烟早已消散，青纱帐里的枪声渐渐远去。80多年过去，惟有生命写成的史诗还在广为传唱——走过冀中，我赫然发现：烈火锻造的金钢，从不会被岁月蚀刻；人心铸就的长城，永远屹立不倒。



扫码了解冀中抗战历史
技术支持：李连杰、王江



长征

第 6523 期